

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海上塵天影
第三十八回 燈紅酒綠雅士談兵 粉淺脂濃嬌娃論畫

佩纒聽見小丫頭來說韻蘭那裡到了遠客，也不知道是誰，便走過去向秋鶴說了，秋鶴笑道：「還有何人？大約是蓮因來了，你先去罷，我只好等他停了工再來。」佩纒大喜道：「本來盼望他已經半個多月了，這回才來，恐怕還不是呢。」一面說一面笑嘻嘻的去了。一逕到了幽貞館，果然是蓮因。與他相見了，白秀芬正同幼青在那裡談什麼。佩纒又與他相見過了，秀芬今年剛十五歲，別號玉衡。長方臉，兩隻嬌眼，生得秀媚異常。那秀芬的號叫萱宜，現因外邊有一個野雞官人也叫秀芬，韻蘭就叫眾人稱他的別號。於是大家稱他萱姑娘，帶來一個丫頭，名琴娘，年十九歲，也是妖豔可愛。大家也見了。只見湘君、秀蘭、幼青、珊寶、燕卿、文玉都在那裡，佩纒笑道：「聞得蓮姑娘、秀姑娘皆好琴，今兒皆到這裡，幼姑娘有了知音了。」秀蘭笑道：「剛才在這裡要叫他萱姑娘，你又叫他姑娘了。」佩纒道：「我不知道呢。」韻蘭就把這個緣故告訴了他，佩纒笑道：「原來如此，污了白姑娘的芳名，是應該改的。」又向蓮因道：「這個詩社為了二位叫我等得不耐煩，現今就要舉行了。」說著只見珩堅同了雙瓊、素秋來了，丫頭揭起簾子，三人笑著進來道：「兩位大詩翁來了，詩社就好開辦了。」眾人連忙讓座。韻蘭笑道：「我一個信一傳，你們就鬼使神差的過來。」珩堅等便與萱宜見過，說了一番契慕的話。素秋道：「剛才雙妹妹說的，二十四是荷花生日，就是這日開社罷！」佩纒笑道：「好極，我就去寫請帖。」文玉道：「你莫忙，這個船恐怕還缺少東西呢！」韻蘭道：「就這個油篷未做，若是這日天晴，也用不著的。彩篷已經送來了兩個，還有兩個說廿二交來，著人去催急了，也不至於誤事，只是油篷總要預備方好。」蓮因笑道：「廿四日是癸巳，壬辰癸巳長流水，大約不至下雨，就不做也罷。」珩堅笑道：「一面去做，能趕好了更好；若趕不好，就罷。真個有雨，就不用船。我們在延秋樹玩夠一天也好了。還要做詩，恐怕我做一日的詩還不能脫稿呢！」說著，只見秋鶴、蕭雲、芝仙也來了，萱宜便以父執的禮先見了秋鶴，又與蕭雲、芝仙見了，稱他世叔。珩堅笑道：「你這麼稱呼起來，我們倒都是長輩。不是世伯母，定是世叔母。這些姑娘們通是世姑母了。」說得眾人皆笑。韻蘭道：「莊奶奶、莊姑娘，須吳奶奶去請來呢！」素秋道：「這個自然，不勞你費心，把個邀帖兒給我就是了。」這晚韻蘭同他二人接風，晚間二人住到湘君那裡。次日蓮因同韻蘭、湘君去看了一遍工程，韻蘭笑道：「幸虧兩位太太。」蓮因因密告韻蘭道：「你可知兩位太太入夢的緣故麼？」湘君笑道：「原來是你搗鬼。」韻蘭笑道：「你怎麼引他到這個幻境呢？」蓮因笑道：「你們斷不可告訴人，非此一番，非但款項不繼，就是你列不到首座上去。就是你列到首座，他們奶奶、小姐們肯屈在你的下座麼？再者這件事恐怕張揚出去，地方官禁止。有了他們幾個人在裡頭，將來可算陽太太的生祠。他勢脈大，別人便不敢說話了。不過款項還多，你須買些市房，就算祠中的祭費，你道好不好？」韻蘭道：「我早已想到了，公館間壁有三十餘間房屋，要五千餘金，打諒去買他，可惜錢少。」蓮因道：「極好，你就去買了罷。我現又募得二千金在此，你不夠我還去募化給你，或者姑娘們大家幫幫忙，便成功了。」韻蘭道：「我們大家議定了，除佩纒、舜華等幾個不算外，現在陽家的奶奶說，將來他替我措捐二千金放在裡頭。我們幾個人也好籌措若干，算公款，除塑像辦祭器外，還多呢。看起來這一注常年的經費，盡可無慮了。」蓮因道：「這是更好，也不用我費心了。」三個人看了一遍，方回幽貞館吃飯。

午後，蓮因領著萱宜去叩拜程夫人、顧夫人，又坐車去叩謝許夫人。自此蓮因暫住在湘君那裡，以前十數日，吳冶秋因接著這個札子，便去購辦軍裝，十分忙碌。秋鶴有時向韻蘭告了假，也幫他到洋行裡走走，考論貨物的利鈍，足足忙了半個多月，方把軍裝辦齊了。西商傳電報回國，廠中復電，定於四個禮拜，一定運到申江交割。冶秋方定了心，子虛因他公事已完，在內廳辦了一席精緻的素席，找冶秋、秋鶴、蕭雲、仲蔚四個人敘敘。又去找蓮民，蓮民不來。秋鶴道：「他在柔仙那裡，我去拉來。」說著就去了，子虛笑道：「這只強猴就服秋鶴。」不多一回，果然來了，大家入席，命芝仙陪著自己，隨意坐坐吃喝。這幾個人都是自己人，不拘形跡。冶秋問姻世伯家眷幾時進署，子虛道：「據說，前任八月初方把家眷般出，我大約過了節，搬進去了。」因問冶秋辦的軍裝究竟好用不好用，冶秋道：「看他這圖說，及行中的樣子，還算靠得住。」蕭雲道：「東西是德商是美商的？」冶秋道：「克虜伯炮是德商的，格林炮是美商的，炸彈是英商的。」芝仙道：「現在同他交易，極要謹慎。只怕受他的哄，雖說是洋商真實，究竟要仔細防察的。」仲蔚道：「我不信洋商的真實，你不聽練字營長勝軍用的洋槍麼？二十餘兩銀子一枝的，到臨時都不可用。」子虛笑道：「這是不關洋商的哄人，是經手的不好。買的外國人修理過的舊貨，他實價有限，報銷上頭開了二十餘兩。」仲蔚道：「據這等說，那一宗盈餘倒幾十萬呢！」芝仙笑道：「本來可觀，否則他家裡那裡能造花園買小婆子呢！」蕭雲道：「這等的狼心，實在可惡！」秋鶴笑道：「先前官場與洋商交易，大半如是，把朝廷朦著。」芝仙笑道：「冶秋這回子不知多報銷了幾萬？」冶秋指著子虛向芝仙笑道：「現在我同尊大人合辦的，你只要問尊大人就是了。」子虛笑道：「可惜不曾預先關照洋商，教他多開些虛帳，將來問他我回。」秋鶴道：「我看這個東西還算便宜呢。」芝仙道：「現在外國人的軍火，愈造愈精了。」仲蔚道：「這個考據掌故，冶秋是知道的，可約略講講。」冶秋笑道：「洋務上頭，我不及秋鶴的淵博。你要知道，你去引開他的牙鉗。」蕭雲笑道：「好似鬥蟋蟀似的，只要把牽草須來引。」秋鶴、蓮民、子虛皆笑了，秋鶴道：「大家喝了三杯，我來講給你們聽。」於是彼此乾了，秋鶴道：「這個炮大西方向來沒有，他們從前相傳是叫恰德勃而達，就是把石塊在弓上發出去的法，又名勃立司達。宋度宗時候，中國、印度、波斯、東方亞細亞洲各國，先知道造火藥的妙法。到宋哲宗時，中國已有炮器，不過粗得很。當初希臘國王亞力山德往往攻伐印度，聽得印度軍營用火器，暗暗命探子探聽，仍舊探聽不出。五代時羅馬希臘學造機器火箭，把一種流動的質，盛在匣裡。這個匣又放在銅具之中，用機器發出去，他就算火器了，總不明火藥火器的方法。明朝崇禎十三年，蘇格蘭征英吉利，用皮炮。前一百年，羅馬有一個教士，到東方，始知道造火藥的物料，回去告訴了人。萬曆二十八年，法蘭西國宰相施立考究炮法，造新炮四百尊。後四年，瑞典國王札思帶勿司亞德佛司命巧匠輕炮，用薄銅為膛，外邊用皮，再外邊用鐵鏈，後又改小用四磅重的彈子。這個時候德意志國也有鐵炮，不過笨重，要廿四匹馬方好運動。康熙十一年，意大利、英吉利兩國方設炮廠。康熙廿八年，英吉利王維廉因見炮廠造的炮不合法，詔國中構想新法，有一個馬塔出場獻技，造成一個短炮，果然靈便。英王大喜，便命廠中照樣造，這就是馬塔炮的起始。炮裡可用開花彈，彈的式樣非即方，與現在不同。到這個時候，有天主教士龍華民，到我中國來造炮。道光廿六年，英國初造來福線炮。」仲蔚道：「什麼叫來福線呢？」秋鶴道：「炮裡面出彈的路，有長圓粗細線槽，外邊也有準線的，但皆在炮口裝藥。不多幾年，有阿姆司脫郎出世，想得後膛裝藥的法，方才有阿姆司脫郎炮的名字。鐵甲的法子也在這個時候興起。於是法蘭西王拿破侖第三造阿婆西炮雷那炮兩種，只可近放。不多幾時，造來拉夫福慢鋼炮，但是直線路。後來得一個曲折旋線的法，又得煉熟鐵堅鋼法，向來光膛炮打出去三千六百英尺。」蓮民道：「每英尺多少呢？」秋鶴道：「每一寸合中國的尺上八分二黍一秒半，每尺合中國的尺上九寸八分五黍七秒。從阿姆司脫郎炮一行，後膛的重八亨杜會脫，大約八百斤。放九磅重的彈子，每秒時可行八百六十二英尺，那前膛的更比後膛快六百英尺。前二十年，德國又造新式後膛炮，重七亨杜會脫，放十一磅開花彈，每秒時能行一千五百廿五英尺，這已是克虜伯的方法了。不上幾年，又造九亨杜會脫的炮，放十七磅開花彈，每秒能行一千四百六十英尺。同治十一年，出了一種新式哈乙開司炮，又名霍次炮，那馬塔炮也改了式樣，均可以連珠放彈。炮也大了，可放一百八十磅的開花彈，這個時候開花彈早改了長尖式，炮身一大，鐵甲就不能不厚。由是鐵甲的厚自四寸到三十四寸，炮彈的重從六十磅到二千磅。炮的大竟重一百噸，每一千七百斤為一噸。開花彈一千磅重的，放出去每秒行一千六百尺。在三千尺界限可打空鐵甲三十寸，三十五噸的炮在三千尺界限可打穿鐵甲十五寸。阿姆司脫郎炮所用七十磅重的開花彈，每秒可以放遠二千尺。若在三千尺界限，可以打穿十一寸的鐵甲。前所說的炮，在三千尺界限內最為得力，過了這個界限，力量就弱了。近來又有快炮幾種，總叫惟興，內中有一種叫格郎，每一分鐘能放四百響。放的時候，用機器搖轉，炮彈的力，兩頭拋物線界

在四十五度。可放遠三千六百尺，他的機器另有準頭，可以推移。一個彈打不中，再把準頭推轉，算好度數，放到四個五個彈，總准了。彈路一准，然後連珠放出，再也不容易抵擋。美國南北打仗，就造這個炮。當初不過差些，初起時，羅斯也是連珠炮，行了格郎炮，羅斯就不稀罕了。但連珠快炮只好近攻近守，若遠攻遠放，總要用德國的克虜伯炮，這個炮可放到二十餘里。以前德法交戰，德國就用這個炮打敗了法國。」

蕭雲笑道：「看你原原本本，肚子裡那藏著了許多，我們喝兩杯吃飯罷，吃了飯再煮茗請教。」子虛笑道：「我來打一個通關，完了再吃飯。」秋鶴笑道：「好，取大碗來，我們打三拳兩勝。」伺候的人便送上三個成化窯大磁斗，斟滿。子虛選起，一一的打下去，輪了三回。仍到子虛收令，遂催吃飯，盥漱，散坐，把席面撤去了，真個煮茗清談。仲蔚又要請問開花炮彈用多少炸藥，秋鶴笑道：「你問得也太糊塗，一等炮有一等的彈，你不知問的那裡一等？」仲蔚笑道：「共有幾種呢？」秋鶴道：「不下十餘種，我那裡能考究得，我知道的共有四種。一種叫平常開花彈，大小都可以用得的。彈的頭上尖銳，作黑色，殼用生鐵，同圓柱似的。大小不一，愈大愈長，最長的英度一尺八寸。九磅重的彈，裡面藏藥英權七兩五錢，十三磅重的彈藏藥十兩，十六磅重的彈，藏藥十八兩。裡頭用擊拼炸藥，或用小機引發炸藥。一種叫結得奴開花彈，尖頭紅色。殼極薄包裡的力量，僅不過使放炮時候在空中不就炸開。彈當中有一管，從頭上通到後面，預裝機器。中藏一種易炸的藥，名速催藥，又名時引藥。在膛上一磨，藥性發熱，熱甚，即發出火來。這個藥配定多少，及發熱發火的時候，又有松香鉛角子彈。若配定輕重，九磅重結得奴彈，藏鉛角子彈六十八個。十三磅重的彈，藏子彈一百十六個。十六磅彈，藏子彈一百二十八個。彈放出了炮膛口，飛到空中，遠開敵人地方一百五十英尺，或三百英尺便可炸開，且炸且墜。火勢占地多，敵人容易受創。然但可露攻，或僅用小布蓬遮隔，還可及到。若打房屋裡的人，就不容易了。一種叫蓋斯開花彈，薄錫的殼，雖然容易炸開，可惜攻人的力量不大，所以用此等彈的炮宜乎近打。如敵人卒然近來，便用這個。若要遠放，不如結得奴的好。一種叫潑雷駛開花彈最長，最大，最堅。開花彈裡頭，要算他是巨擊了。彈頭極尖，用堅利的精鋼做成。這個彈開放出去，尖頭鑽入深處，然後炸開。火勢四發，其力極猛。子彈亂飛，萬萬不能當的。這種彈若攻鐵甲同磚石城牆，最為厲害。以上共是三種彈，平常結得奴潑雷駛三種彈，宜用來福炮，不宜光膛炮。平常開花彈裡頭，大約彈圓徑有十二寸的，外面鐵殼裡頭火藥鐵屑共重三十七磅。」子虛道：「結得奴彈裡多藏些炸藥，以便近攻，好麼？」秋鶴道：「他外面裡的鐵，應有若干固力方妙，薄鐵和錫，容易炸開，他的子彈便無力了。這個殼須恰好阻到那裡，愈阻則藥性發出來愈加利害，到敵人那裡約高丈許，母彈一開，子彈迸散，卒不能防。總而言之，這個彈出口的力須愈大愈妙，力大的放遠在九千到一萬五千英尺，尚可打死敵人呢。」仲蔚道：「西人用這等利器，雖是靈便，究嫌笨重，不能多帶，用完了怎樣？」秋鶴道：「他自有專運軍火的官名，隨運軍隊。兵士征戰行路，自己只帶本人行李。如俄羅斯炮隊運兵得五營，凡八隊，兵一萬八千六百三十名。此外又有隨隊飛運兵四十八哨，一聞咨報，立時就走。每哨分為四隊，又有緩運兵十五哨，又有攻奪攻打炮台運兵三哨。兩哨在歐俄，一哨在亞俄。德意志轉運兵十八營，兵官二百五十六員，兵六千一百十六名，馬三千三百六十六匹。步兵所帶後膛槍短刀，每一個兵帶彈八十個。軍營裡後膛炮，用彈重十五磅的。每炮配彈一百三十個，用彈重九磅的。每炮配彈一百五十七個，來福槍每枝一次，裝彈九枚。英國運兵十四營，開戰每九磅彈炮一尊，預備平常開花彈三十二個。結得奴開花彈一百十二個，蓋思開花彈四個，十三磅彈炮一尊。預備平常開花彈三十個，結得奴開花彈一百零八個，蓋思開花彈四十個。」

蓮民道：「現在火槍共有幾種？」秋鶴道：「初起用林明敦，現在漸漸廢了。十五年前，英國造一種麥底尼亨槍，每分鐘可放四十餘響。美國有云者士後膛槍，可連放十二響，又有毛瑟槍、黎意槍，可放遠三四里。近來新出一種梅格尋槍，一起放彈子十六個，連槍共重八磅十二兩半，外加槍頭。只每分鐘可以連放二十五響。藥彈每架十二包，放在槍的後面。十二響可以一齊放，所以俗名排槍。放了一排，再放一排，可放遠九千尺。在三千尺裡頭，這個彈力還能洞進乾土九寸。如今中國造過的七響排槍就學這個方法。」蕭雲道：「我曾見製造局裡造的火藥，藥彈甚多，並不見他造過炸藥。」秋鶴道：「炸藥共有兩種。一種叫時引藥，一種叫相擊藥。時引藥須大大的驚動，方著起來，若燒時引藥線，須七秒鐘時候，方燒尺一寸。相擊藥有兩樣物件相擊，卒然便著，他彈子裡頭僅用一個小鋼針，彈子一動，這個針便在彈裡激拼，就炸開來了。大抵結得奴彈必用時引藥，潑雷駛必用相擊藥。一則取其空緩緩自著，一則取其快速爆炸。做藥的材料，我在舊金山時候已同蕭雲說過了。又有一種叫棉花火藥，極為厲害，有藥塊藥餅的分別。藥餅扁圓重一二兩，藥塊作立方形，重一磅，當中有小孔眼，以放藥線。藥塊帶濕了，炸烈時候，更加厲害。又有一種銀炸藥，中國人稱他白藥的，用棉花火藥時必用此藥，其性甚烈。做棉花藥的材料，我一時想不起來了，還記在日記上頭呢。」冶秋道：「我卻記得用礮強水三十兩，礮強水八兩，相合，自沸。約三刻，即停。用淨棉花四兩，入水二十四下鐘，取出，以清水浸去其酸，焙乾入巴底粉二兩，即成此藥，你白藥如何做？」秋鶴道：「用玻璃粉二斤，頂原重制高粱酒六斤，淨礮四十斤，淨礮四斤，四樣合一處，用大鍋煮，爛緊，不可出氣。每煮三十六點鐘後，再加入碱強水半斤拌之，這是白藥的做法。做黑藥每一料，用淨礮四十三斤半，淨礮五斤半，柳木悶炭八斤三兩，其炭在急火裡頭爛燒。每一次爛八點鐘就好了，做好了還要研。槍藥研六點鐘，炮藥研三點鐘。研好了，把壓藥板去壓。每壓一板，共三十九張。壓了再去軋，軋細的做槍藥。軋了再去光，光後再去扇。扇淨了塵，方去焙。焙有一潮及一潮半的分別，每一潮四十八點鐘。再後用鉛粉光亮了，方裝進瓶中。」

蓮民笑道：「秋鶴你這肚皮裡好似萬寶全書，到底有多少學問？」仲蔚道：「你不要說我來問他放炮的法子，怎麼能准呢？」秋鶴道：「我上年同劉錫堂說過了，不過用拋物線的算法，總計高下兩處相差十五度。自下漸上，到拋物線阻力的一定界限，得若干路。又從這個界限自上而下過去，也得若干路。若在十五度外，用好脫馬塔炮最好，但是人的眼力，最遠只及九千尺，若再遠，當用遠鏡來測。這個炮可擊死人在一萬五千尺的世界。」子虛笑道：「你的算學是精明呢！譬如用格郎炮要放到三里路遠的城頭上，怎麼測算呢？」秋鶴笑道：「這樣出算學題，就是做幾何本的算博士，也算不出的。你須立一根竿，做准一個定心，說這個炮最遠四十五度的界限放到若干遠，說這個定心高幾分，退若干丈，這個定心又高幾分，我便能測了。」子虛笑道：「你這麼說，蒙死我了，我一些解不出你的意思。」秋鶴笑道：「老伯枉做了憲台，這個題還不能出，將來帶起兵來，還能身當前敵麼？」子虛道：「我將來若果帶兵，倘敵人不來，我放出大人的體度，干沒軍餉。他來了，我早早逃走，報一個力戰功勞。」蓮民笑道：「表姑丈雖是戲言，恐怕現在的大員不能免此呢！」冶秋笑道：「姑丈我來照這個題目考考他！」便命人取了一張紙來寫道：

敵人城樓竿上懸一盞紅燈，要把這個燈用四十五度最遠之炮擊中。因先用竿在炮位地方測得燈十二分，又退行七十八丈。又測得燈高十一分，便用此說比例求之，究竟如何可以擊中？

秋鶴看了笑道：「到底你懂，出的題還好。」於是便在紙上把號目一縱一橫的寫了幾回，便寫在後面道：

紅燈距炮位八百五十九丈，高於平地三丈。再准拋物線之理推之，得橫擊炮軸應高於地十一度四十分半，即將炮軸測准十一度四十分半，便可擊中。

蓮民笑道：「秋鶴兄的學問，我真要五體投地了。」秋鶴笑道：「這算得什麼？只要自己肯用心，天下事沒得難做的。」冶秋道：「我當時悔不聽你的話，如今倒不能收場了，你肯出山助我一臂麼？」秋鶴道：「傀儡登場，衣冠桎梏。逢迎龐大，不願同群。我恐老弟也未必得意。」冶秋道：「我固不得意，現在倒不能袖手了，老兄若肯借箸最好。」秋鶴笑道：「如韻蘭何？」芝仙笑道：「暫別紅妝，再吟白首，也是正理。」秋鶴吟道：「值得閩中牛馬走，石榴裙下拜三千。皈依願向蘭香座，伴向情天不計年。」蓮民笑道：「你說同他沒有交情，倒這般膠漆起來！」秋鶴道：「惟其沒有交情，我還可以無愧。若有交情，我粉骨碎身也不能報他了。」冶秋道：「你不去也罷了，只是敵兵是厲害。不料他在這個幾十年裡頭，他的軍政如此講求，比了英法俄德四大國，相去不遠呢！」秋鶴道：「英國的兵政固是可觀，但他是水軍多，陸軍少，今以彼國較之，自是相去懸絕。」蓮民道：「小弟看近日大勢，俄國雖強，終為英法所梗。然畢竟英法武備，勝於俄國，方能梗他。到底各國之兵若何？秋鶴能知其大略麼？」

秋鶴道：「英國武備，我看軍政冊上，前八年的大小陸兵官七千四百餘員，兵目二萬五百餘員，兵丁十二萬有奇，馬一萬三千

八百餘匹，炮二百八十餘尊，還有抽兵之法，一等萬兵五萬八千餘名，二等的少些，三等的十四萬有奇。水軍中弁兵六萬五千餘名，水師提督十三員。法國的步兵一百四十協，每協三營，每營四隊。每協大小兵官六十二員，兵一千五百九十一名。又炮台步兵十八協，每協兵官五十一員，兵一千五百六十名。又抄襲步兵三十營，每隊兵官十九員，兵五百五十二名。又有敢死兵四協，共兵官二百九十二員，兵一萬有奇。此外馬兵八十三協，每協五群，每群大小兵官三十七員，兵七百九十二名，馬七百二十二匹。又練習炮兵三十八協，他承平時客兵五十五萬五千餘名。若連萬兵合算，可得三百七十餘萬名。俄國民兵額八十六萬二千餘名，平時只有額兵二十五萬五千名。國中分步兵一百九十二協，每協四營。馬兵皆練精壯，共八十九協，分二十一鎮，又炮兵五十一鎮半。德國兵制分全軍，大軍，一鎮，一協，一營，一哨，一隊，全軍則鎮協營哨隊俱全，大軍便不必俱全，全軍之上名總軍。國中稱為郭達米，郭達米的總統，便是兵馬大元帥，節制通國文武，是德王自己做的。其下名副郭達米，非將軍便是提督方可當此重任，通共二十一副郭達米，都用各處的地名定的。他平常時節的兵額，連頭等萬兵可得步兵一百六十六協，兵官一萬三百六十四員，兵三十四萬一千四百四十四名。其外來福槍兵二十一營，二等萬兵二百七十七營，馬兵九十三協炮兵三十八協，這是四大國約略的兵制。日本那裡能及得他來，不過近來日本都用西法，以當年而論，有御林軍官三百十三員，兵目兵丁五千五百一十一名，炮十六尊，馬六百九十一匹。保國軍步兵六鎮，每鎮四協，共兵官二千零二十八員，兵三萬九千一百二十名，馬二百七十六匹。又馬兵六協，兵官一百二十八員，兵二千八百四十四名，馬二千七百五十四匹。又炮兵六協，兵官二百六十八員，兵三千七百名，炮七十二尊，馬一千五百四十八匹。又工兵六營，兵官一百二十六員，兵二千二百五十名，馬三十六匹。運兵六營，兵官一百零二員，兵三千五百五十六名，馬一千八百三十六匹。其外還有頭等萬兵十萬一千餘名，二等萬兵十四萬六千餘名。國中的款項，文武兩途。每公費一百兩，文官用七十四兩。辦公的款項都在這裡開鎖。還有廿六兩，是武官的辛俸。通國大小兵船二十九隻，水兵官五百八十三員，兵四百七十七名，就把這樣看起來，也是勁敵了。你去若用正兵死戰，斷不能勝。須以正兵為守，以奇兵勝他，這便是我助你的法兒。」冶秋笑道：「你這個軍政冊子，預先讀熟的麼？」秋鶴笑道：「末路無聊，英雄氣短，會逢知己，不過聊獻微長。別人門前，我也不說的。」此時子虛已經走進去，蕭雲看著表上，說：「了不得，我們只管長談，已經兩點半鐘了，快些去罷。」冶秋笑道：「真個會逢知己，就不覺得時候長了。」於是彼此分別，冶秋回到彩虹樓，蓮民同秋鶴回到彩蓮船。叩了一回門，丁兒從夢中驚醒，方才開了。給秋鶴申飭一面，方才上樓。北望春影樓，見韻蘭那裡燈光還隱隱未滅，秋鶴便把北窗關了，又與蓮民略談了幾句，方各安寢不題。

次日六月初二，子虛傳電至金陵，說軍器悉數備齊，二十前後可到，有運船前來，可即裝去。吳守亦即前往，到十九日得金陵電報，說廿三日有捷電運船道出吳淞，著將所辦各物先期運至吳淞，即著該守押解前往。冶秋更忙起來，只得找著芝仙幫同辦理，差一隻小輪拖去，足足忙了兩天。到廿一日午刻，方才回來。芝仙到珩堅房裡，只見雙瓊、珊寶、素秋均在房中，高談闊論。恰是講的畫法，芝仙笑道：「能者自安；安庸者碌碌。我這兩天幫著他忙，你們倒自在呢！」珊寶笑道：「桌子上四張從軍圖你看那裡一張好？」芝仙便走過去細看一回，笑道：「我看是一時瑜亮，若論氣韻筆力，這張粗筆的最好，其次白描，第三著色的，第四是滾馬。這一張為什麼都沒款？四張四個筆法。」因笑指珩堅道：「著色的是他畫的，其餘必定有你們二位的，我認不得了。」素秋道：「粗筆是韻蘭姑娘畫的，我畫的給你考了一個殿榜，珊姑娘是白描。」芝仙笑道：「蘇姑娘畢竟是仕女班頭，你看他草草的幾筆，已把這蒼茫立馬的神情都畫出來了，可稱化工，珩妹妹的未嘗不佳，一著了色，稍覺板滯，也嫌過於工細。」

珊寶道：「六法之中，本來以氣運生動為上，其次骨格，其次寫形，其次傳彩，其次位置，傳模移寫是末了兒的法了。」珩堅道：「夏文彥有神品妙品能品的分別，蘇姑娘大約是神品了。」雙瓊笑道：「我向來沒學過畫，嫂嫂肯教我不肯？」素秋笑道：「你的技藝也太多了，你都要學全麼？」雙瓊笑道：「學畫天趣自然，可以醫俗，可以消愁，可以養病。」珊寶笑道：「畫雖小道，也非容易呢！我這個三四年來，真個日夜用心，無間寒暑，得空便畫，真正夢裡還想著畫呢！」芝仙看房中沒得可忌的別人，因笑道：「怪道珩妹妹嫁到我家來，晚上睡了，常常在我肚腹上背上亂畫亂畫的。」說得眾人皆笑了，珩堅把芝仙啐了一口，芝仙就出去看蕭雲去了。這裡雙瓊請問畫家宗派，珩堅道：「唐畫分南北二宗，並非分南北的人，實分所學的派致，當時李思訓父子定之，趙幹、趙伯駒、馬遠皆為北宗，南宗始於王翬川，傳至張璪、荆浩、關同、郭忠恕、董源、巨然、大小米，論家數，唐宋四大家，一為荆浩，一為關同，一為董源，一為巨然，雖不同時，恰是一樣的名望。若李唐、劉松年、馬遠、夏珪為南渡四大家。趙孟■、吳鎮、黃公望、王蒙、為元四大家。迨其餘如倪元鎮、方方壺，國初的王時敏、王鑾、王原祁、王暉等，世所稱四王的，均是逸品。人物自顧陸展、鄭以至僧繇道元為一變，山水至小李而一變，荆關董巨等再變，李范劉馬更變。」雙瓊道：「初起從何處入手呢？」素秋道：「你去看芥子園畫譜，便可理會，總以多畫神化為第一要義。他的上頭所講六要六長三病十二忌，均有道理。用筆忌板，最不好是遠近不分。山無脈，水無流，境無平險，路無出入，石僅一面，樹乏四枝，總須氣韻力量，一齊充足，加以格制變化，短中求長，畫雖有法，須於有法求其無法。須知這個無法，也從有法中來的，畫譜上說得好：始於無法，非也，終於有法，亦非也。惟先短度森嚴，而後超神盡變。有法之極，歸於無法。至於繁縟簡靜兩項，雖不一例，欲須先從繁縟入手，能於極繁縟中而有思致理路，始可用簡淨之筆。」雙瓊笑道：「芥子園畫譜看了便可畫麼？」素秋道：「也不是這麼說！學畫不難，須明用筆用墨瀉染位置設色的法子。用筆用皴法，如芝麻皴、披麻皴、兩點皴、亂柴皴、鬼皮皴、何葉皴、彈渦皴、大小斧劈皴。」珩堅笑接道：「古井、橋井、胭脂井、葛洪井、金釧兒跳井。」說著把腰也笑彎了，素秋道：「什麼？」珩堅笑道：「你說這些井，我也幫你說幾個出來，熱鬧些。」素秋笑道：「我說是皴法的皴，不是井水的井。」珊寶笑道：「陽奶奶怕不曉得是皴，只因奶奶說得熱鬧了。」珩堅笑道：「人家初學，那裡記得你的許多，你只要同他說談淡的，用銳筆橫臥觸紙取形，便算是皴。至於皴的名色，都在畫譜上頭，看了自能領會的。若學山水畫石的法，須先從淡墨起，蓋用淡墨可以改，可以救，然後逐層加以濃墨。畫夏山欲雨要帶水筆，暈開，每畫冊頁扇頭條幅，須先物件大小，留去天地頭，該有若干大，然後心裡想畫的位置出來，印在上面，方可落筆。畫上每有點苔的法子，乃因皴法，或有疏失處，所以把苔來蓋在疏失的地方，以補其拙。若皴法並無破敗，就也不用點苔。至於要學著色，顏料必須精緻。雖不必似《紅樓夢》上所說的煩數，然器具到必精良完備的。若能純用白描，不用顏色，更好。」雙瓊道：「有幾種顏色呢？」珩堅道：「我雖歡喜著色，還不及珊姑娘的全。現在珊姑娘你那裡有幾種顏色？」珊寶笑道：「石青、石綠、蠶黃、鉛粉、雄黃、石黃、靛花、銀殊、殊砂、花青、赭石、珊瑚粉、細泥金、赤金、銀泥不過這幾種。其餘色，須隨時拚用。」雙瓊笑道：「我過了詩社，來從珊姑娘學畫。」珊寶道：「你放著畫師在家裡不學，倒是捨近圖遠起來！」雙瓊笑道：「嫂嫂雖然肯教，恐怕阿哥看見要討厭。」說得眾人皆笑了，珩堅笑罵道：「我看你這小蹄子，將來嫁了，日夜教姑爺陪著，不許人來相擾。」雙瓊紅著臉逃出去了。珊寶道：「這個時候，真是長呢，我們來了好久，太陽還是好高。素奶奶閒不閒我同你到秀蘭那裡鬧他去。」素秋道：「他快要動身了，今兒要同他檢裝，不去了。」珩堅笑道：「誰是他？他是誰？你到得說說。」素秋立起來把珩堅打了一下，便去了。珊寶只得一個人回來，從西首走去，先到漱■去望湘君、蓮因，只見秀蘭也在那裡，同蓮因在印心室對局呢！湘君坐在旁邊觀局，手裡拿著一只白玉茶杯，杯裡頭半杯的茶，湘君放在口上作喝茶形狀，蓮因一隻右手在棋筒裡取棋，眼睛看著局上，秀蘭左手支頤，右手兩指把一個子在桌子砸，雙眼也看著枰上，呆呆的想，三人並不看見珊寶。此時綠蔭冉冉，鴉雀無聞。

丫頭補衲在內庭心督著，兩個老媽子洗梧桐呢。秀芬同月紅、舜華就在桐蔭之下，放著一張琴桌，在那裡操琴。珊寶並不去驚動著棋的，就攝手攝腳的到內庭心笑道：「你們主婢都是雅人，琴棋書三樣倒全了。」秀芬、舜華連忙起來笑道：「姑娘難得跑到這裡，姑娘的畫是著名的，湊成了琴棋書畫了。」又道：「請就坐在這個竹榻上罷。」又命秀芬帶來的丫頭琴娘倒冰梅湯來喝，笑道：「他們都在那裡下棋呢。」珊寶笑道：「我看見了，因你操琴，我所以走過來聽。」月紅笑道：「秀芬、舜華姊姊叫我操琴，我所以學和弦，但六十歲學打拳，不知道學得會學不會。」珊寶笑道：「月丫頭操一曲我聽聽，我雖然是牛，渭城朝雨一曲，我聽

慣了的。」月紅笑道：「你又來了，我得道仙翁四個字，方才學得，那裡能成曲呢？」秀芬笑道：「他這等用心，又是心靈，將來總學得會的，珊姑娘要聽，我來操一曲。」於是和正了，彈了一曲陽關三疊，舜華身體肥，最怕熱，坐著，命一個小丫頭打扇，只聽湘君叫道：「舜華，叫他們開西瓜，預備綠豆湯！」舜華答應著，命小丫頭吩咐去了。少頃老媽子托著七八碗西瓜，裡頭都用海龍角的瓜叉插著，秀芬、琴娘、舜華、補衲都是一碗，一碗送給珊寶。月紅怕涼，不吃，坐了片刻，便去了。珊寶笑道：「我到裡面去吃罷。」於是跟了老媽子便走到印心室。只見掛著的一個風扇，簸簸蕩蕩的不定呢！秀蘭穿著一件紫墨細花青蓮鑲邊直提宮紗衫，銀雪青絹藍鑲散管褲，湘君穿著一件淡黃藍邊香雲首紗衫，紫醬葵花墨管直提紗褲。頭上並不簪花，蓮因是尼姑裝束，穿著一件沉香細葛寬袖袍。見了珊寶，秀蘭、湘君仍舊坐著，點點頭。蓮因立起身來，珊寶連忙走過去叫他坐著，只管著棋。老媽子便送上西瓜，大家吃著，珊寶自己端了一個竹杓，向湘君對面坐著，面孔向著裡，湘君笑道：「這麼酷暑，你走了來。」珊寶笑道：「這裡是神仙境界，我來沾些仙氣。」蓮因笑了一笑，只顧下棋，秀蘭笑道：「他們算仙人，我同你是劉安的雞犬了。」湘君道：「你究竟來幹什麼？」珊寶因說：「在珩堅處談畫，要望柔仙，順便來看看幾位。」湘君笑道：「你那裡是特來看我，原來是順風人情。」說著瓜已吃完，洗了手，擦過臉，看見這一局的劫子極多，細細一看，是秀蘭饒著蓮因兩個子的，蓮因邊上兩塊將要殺，若不能劫連，總只得一個眼。珊寶歎氣道：「蓮姐姐，你再不同他打劫，恐兩塊難活。」一句提醒了蓮因，蓮因笑道：「我本想要同他打劫，不過角上這一下不可不下的，這回只得同他打劫了。」秀蘭冷笑道：「看棋多說，便是下品。」珊寶笑道：「我是熱心人呢！」蓮因果把兩方劫活了，一面局終，秀蘭仍舊贏了五個子。湘君笑道：「幸虧這個一劫，否則蓮姐要大輸呢！」秀蘭笑道：「都是小人多口。」一語未了，只見一個人進來笑道：「你們倒是群仙聚會呢。」未知進來的何人，我在下回寫出。